

## 北沿

□白米米白

在崇明岛上,有两条横向的公路,陈海公路和北沿公路,一条正常使用,一条备用;一条民用,一条战备。陈海公路后来又修成高等级公路,原来的陈海公路就叫老陈海公路,陈海公路有开放道口,除外几乎和高速无异,肆无忌惮地横穿田野和城市,一种横行的快意,但被无意间闯入的风景弄得猝不及防,暴露出不尽人意的无奈。所以,有时你会不喜欢高速道旁的单调和凋敝,而北沿公路则不然,一路趣味盎然。

从名字上看,你可想当然,北沿就是沿着北边靠江的地方修建的公路,现在已是崇明腹部的公路了,可见想象未来跟现实不是一回事。

当时的江面还是比较宽的,现在已和江苏的永隆沙接上了,等于崇明岛的纵深加了一倍不止,所以北沿已是标准的中部公路,只是名字还保留着。依稀想象当时的寂静清幽,罕见的车、很少的人、盘旋的鸟,瞬间出没的小动物快如蛇鼠,横行的则是螃蟹和蟛蜞之类。

即使是现在,北沿公路的车辆、行人仍然不多,尤其可怜的是双车道的公路婉转别致,笔直的往往只是一段,疾驰一会儿就会有拐弯或岔道。岔道并不复杂难认,但是并不千篇一律,所以也不让行车者头疼。值得看的是道旁的树木,有时单排,有时则密密几排,有时是笔直的杉树,正值数九寒

## 在分水岛上放飞春心

□史国华

周末,清晨起床,玻璃窗上晶莹的雨珠密密地斜织着,雨丝很细很绵,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,小区里的花草树木似被春雨唤醒,已悄悄地发芽、抽叶。早餐后,一缕阳光穿过树叶间的空隙洒在卧室地板上,我仿佛忘却了困扰多时的烦心事,心情豁然开朗,便决定与夫人携手去被网友誉为打卡地的分水岛一游,寻找春天。

昔日分水岛上乱象丛生的旧貌已不见踪迹,草坪、水岸、景观石、樱花树……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美图。我和夫人沿着海蓝色环形道漫步,步道旁绿茵遍野、青翠欲滴,粉红色的樱花散发出淡淡清香,似炫耀着自己的美丽,稍远处的黑松苍劲挺拔又俊俏秀气,焕发着春意盎然的勃勃生机。猛然想起女儿上幼儿园时去春游,她神秘地告诉我:“老师要带我们去寻找春天。”下午我在文峰公园出口处接她,抱她上自行车后便问道:“春天找到了吗?”女儿很自信地说道:“小草绿了、柳枝发芽了、小鸟飞来飞去,春天来了。”我放眼万象更新的分水岛,一边走一边舒活筋骨,在阳光明媚的早春三月享受春意、放飞春心。

最近连续的防疫举措既影响也磨炼着我们,在邻城工作的女儿已被派在社区或基层单位参加防疫数周,常常忙到夜深人静,两个小宝贝上学则由女婿负责接送。夫人担心万般,受区域管控的限制,只能通过视频或电话与女儿一家联系,却帮不上忙,品味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,深感太多无奈。

和煦的春风吹拂着脸庞,我和夫

冬,树叶凋零,枝干挺拔向上,不高的树有穿云入霄的气势。远远望去,一米多高刷白漆的根部、深褐色的枝干、依稀晃荡颜色稍浅的枝头组合起来,在整齐排列中韵味简洁却不失丰富,有时是一些冠盖丰富的树种,黄杨吗?不像,这时还是风华正茂的样子,枝繁叶茂,两边的树梢交集起来,形成一个天然拱门。偶尔有一些树,在这样的天气里,还没褪尽深秋的金黄色,神奇地在你习惯感受的尽头突然出现,多少有点像千帆过尽,你想见的人终于在斜阳下微笑着等你靠近。

北沿公路有无数个路口,带你进入崇明腹地,穿起无数集镇,连着一处处炊烟,把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连成宁静的岛居生活。鸡犬之声相闻,少了些往来,却是正好。当你穿越路口,可能无法感受到,自己只是个过客不是归人。但你确实和可能向往了一千遍的生活擦肩而过。因为北沿的一个个路口实在不起眼,无论黄昏还是正午,不动声色地守候着,不欢迎,也不推却。

崇明不算是个风华绝代的美女,但朴素天然的美也令你无法忽视。北沿公路是螭首娥眉下的一个飘带,也许你会认为是风的魅力,你心旌神迷于她的摇曳,但我宁愿相信,她的风韵才是飘带吸引你的全部原因,与风无关,因为她告诉你的是一种有由来的美、一种即将消逝的美。

人在分水岛南侧伫立眺望停泊在岸边的驳壳船,男主人和几个伙计在冲刷甲板,女主人在驾驶室不知忙着什么,还有两条田园犬顺着岸边跑来跑去,尾巴摇个不停。忽闻北水道传来阵阵汽笛声,一艘满载货物的商船由东向西缓缓驶来,驶向长江。

我拿出手机拍下这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发到女儿微信里,对她说道:“待忙过这段,你们带着宝贝儿到南通来,在分水岛草坪上搭个帐篷,看蓝天白云、听江水拍岸,身处通吕运河流向长江的水利枢纽,感悟人类改造自然的恢宏气势。”

十几分钟后,女儿发来两张照片,她身着白色蓝条的防护服,戴着口罩、面罩和手套,和几个同龄人一块在某小区协助医护人员做核酸采样,居民们按间距排着队,背景红色横幅尤为清晰——“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不放弃、不退缩”。我思绪万千,思考着如何回复女儿,夫人已接通了女儿手机,嘱咐她一定要多注意自身防护。

我和夫人走到分水岛的最东端,城闸大桥似美丽的彩练横跨通吕运河南北,我站在桥墩基座仰视天空,粗壮的独塔好像直插云霄,斜拉索不时闪烁出耀眼光芒。

我顿时想对女儿说,你以平凡的举动做着细小的事情,却像诗情画意般叩开春天的门环。上海著名的张医生把此轮疫情比喻为“倒春寒”,考验着人们的意志和耐力。其实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艰难,还有诗和远方。我浓缩成了两个字发在女儿微信里:加油!

灯下  
漫笔心窗  
羽回眸  
陈顺源

## 香草

□黄红卫

月亮一点点爬上来,翻过草垛,越过屋脊,眼看挂上竹梢,却扑通掉进河里,像碗打碎的银子。香草伫立桥头,似截没知觉的木头。去年,也是这样的夜晚,脚下桥洞里,秦头指着月亮,信誓旦旦。谁知,仅仅一年,他的心就变了。难道,说过的话不算话吗?难道,做过的事说忘就能忘吗?

二月的夜晚,寒气透骨,凝冷逼人,一个不由自主的寒颤,把香草打回现实,既如此无情,何必苦苦留恋,不就混了个狗屁经理!

城里工作不像秦头说的那般难寻,几乎所有服装厂、电子厂、鞋厂都张贴着招工广告。香草在这些厂子间转来转去,不用开口就有人主动搭讪,条件相当诱人。其间,碰到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,称他那边待遇在整个工业园区最好!香草把马尾摇得一晃一晃的:“服装厂不去!坚决不去!”

香草决定去鞋厂。她是被展示在玻璃窗里的鞋子勾了魂,呀,世上竟有如此精致的鞋!她瞅瞅自己的土布鞋子,缩了缩,恨不得把两只脚藏起来。

师傅是个闷葫芦样的中年汉子,扭扭脖子算打过招呼。香草一眼不眨盯着,一招一式跟着,不用半天就适应了。她有做鞋功底,调糨糊、抹褶裥、扎鞋底、上帮子,只不过这里不用糨糊,使胶水。

中午吃饭,香草也随着师傅,一工友不知说了啥,师傅嘟囔“还不是今天来明天走”。香草犯了疑,跑去服装厂找淑芬。淑芬没娘,香草没娘,村子里就数她俩好。淑芬认为别图工资高,胶水有毒,服装厂有人做过,都出来了。又说秦头搭了个花枝招展的女子。

世界那么大,为啥只盯牢工厂?香草跑去市中心,大小饭店同样张贴着招聘启事。一川菜馆门口,香草停下来,光看工作服,就比服装厂标致,一律修身大红长裤、黑绒布鞋子。按规矩,必须从打杂开始,香草不嫌,日晒雨不淋,总归没农活辛苦。

夏天去了,秋天来了,升级包厢服务员的香草换了个人似的,身材前凸后翘,皮肤又白又嫩,普通话也丢掉不少土腥味。骨子里也在变,那些鱼贯而入的客人,她一眼就能区分出本地人或外地人、城里人或乡下人,哪个会给小费,哪个出手更阔绰些,当然,香草态度也是因人而异。

有时候,香草也想法,掰着手指盼过年。谁料年底订桌天天爆满,她没哭鼻子使性子,而是自己给自己打气——正月可调休嘛。

新春的缘故,村里人气特别旺,香草走在村道上,披散的卷发随着高跟鞋波浪起伏。啧啧,洋气!时髦!谁家的丫头?待香草轻轻笑出声,众人才认出这个裹着大红滑雪衫的女子竟是香草!

同样进城,怎么就不一样呢?秦头带去的,个个像白蜡烛。瞧香草,多滋润,像熟透的西红柿!香草眼睛看着、耳朵听着,单单没有秦头踪影。

春节一过,川菜馆跑脱好几个服务员,包括领班,香草因表现优秀被提拔。她表情淡定,称暂时不离开是因为人手紧张,人嘛,总不该忘恩负义。事实上,香草做了打算,台湾美食馆即将开设分馆,一旦录用,立马跳槽。

“川菜馆好好的,为啥来这?”美食馆老板是正宗台湾人,叉着两撇小胡子,猛一看像日本人。

“因为是台湾美食啊!”香草没憋住,笑了笑。

“老规矩,5年工龄即可去本省旅游。”老板以为香草喜欢旅游。其实,香草做梦都想拥有一张和秦头一样的名片。

“先在领班位置锻炼锻炼,大堂经理必须具备一定资历。”老板口吻相当诚恳。香草也算见过世面,眼前这老板,顶多三十出头,却是少年老成、平易近人。

香草自幼与猪打交道,晓得猪脚的底细,她不明白城里女人为何如此热衷“花生猪脚卤”这道招牌菜,难道真能美容养颜?

特别那个穿紫色衣裙的女子,经常来,只要她现身,老板就会亲自迎接。一次,老板不在,香草过去招呼,女子头一别离开了。不多时,老板追来电话,要香草打包上门。香草当然不晓得,该女子为了追求老板,利用工作之便把招牌菜宣传上了媒体。老板是心有顾虑,不然早与她黏糊了。

又到春节。这是香草在美食馆的第六个年头,她表示无论多忙,这次回去得多待几天,屋里急煞,再不相亲就嫁不出去啦!

“你是大堂经理,自己安排得了。”老板认为香草比穿紫色衣裙的女子耐看,关键能干,美食馆需要这样的女主人。“大堂经理也归你老板管呀!”香草故意嘟了嘟嘴。“那就别去相啦,这现成的。”老板站过去。“哪呀?”香草故作东张西望。老板趁势搂过香草。香草挣扎跳开:“先让屋里人晓得晓得呀!”

话说那年春节,村里热闹空前,男女老少都来相这台湾女婿。香草留了心,人群中,秦头在笑。

精短  
小说